

近日,莫言又获奖了。这次是凭借短篇小说《天下太平》斩获“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”,同时获该奖的还有赵本夫、王安忆、张悦然、樊健军、双雪涛等活跃在文学写作一线的作家们。20日在大连举行的颁奖典礼现场,莫言虽然未亲自领奖,但特意通过视频表达了谢意并撰写答谢词。

莫言的感言,更像是对作家汪曾祺的怀念。他说,汪曾祺是短篇小说大师,《受戒》另唱别调,令人耳目一新。“盖因欲作散淡之文,应先做散淡之人,而遍视当时文坛,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,确也寥寥无几。”

近年来,随着传统文化热,汪曾祺的“散淡之文”,逐渐从学术界研究热延伸至大众热,其文学中那种平淡、典雅及蕴含其中的哲学精神及传统文化,让其独特不俗,形成了出版热和阅读热。随之,汪曾祺的热度也烧到文学奖的设立上。

目前,以汪曾祺命名的文学奖已有两个,一是汪曾祺文学奖,一是汪曾祺华语小说奖。在现代文学中叱咤风云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都有文学奖,但同时设两个奖的不多。这从侧面反映了“汪曾祺热”,更说明了文学奖热。两个以汪曾祺命名的奖,主办单位不同,前后相差多年。前者已由汪曾祺老家的高邮市政府、江苏作协评选出五届获奖者;后者则名头更大,更显权威,由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、辽宁省作家协会等主办,首届获奖者实力强大。

借助越来越多的名人奖,越来越多的颁奖典礼,圈内外又开始关注和说道文学奖了。

不只是汪曾祺,文化名人作为文学奖设立的重要依托和宝贵资源,这些年来基本上被“瓜分”完毕。除了知晓度较高的国内四大文学奖——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,各地报刊、协会、高校、网站设立的奖项多如牛毛,不少都以名人命名,郁达夫、庄重、姚雪垠、冯牧、路遥、鲁彦周、贾大山等名下都设有文学奖,儿童文学领域则有以冰心、陈伯吹、曹文轩、金波等人命名的奖。而诗歌奖就更名目繁多,李白、张坚、刘丽安、纳兰性德、闻一多、刘伯温、海子、陈子昂、徐志摩、柔刚……都被奖项拉来冠名,不少奖项都是近年设立的。这种现象,与当下国内高校“疯抢”著名作家入校当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当下,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,在视听文化的侵蚀下,文学阅读面临巨大挑战,文学变得非常寂寞,也只有文学奖的评选,才会引来大众的围观。民间热衷以名人设奖本无可厚非,名气大想必也会更权威,获奖作品起码要体现名人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追求,必须是高质量的。但目前来看,名人奖大军中,谁能做到?恐

〔文化观〕 文学寂寞,文学奖喧嚣

□本报记者 师文静

怕要打个问号。如,以“诗仙”命名的李白诗歌奖,怎么评选呢?暂不说古今诗歌文体上的巨大差异,“诗仙”的诗歌境界与精神追求现代人只能高山仰止,那这奖岂不是有拉“诗仙”站台之意。此前,也有人认为,鲁迅参评“鲁迅文学奖”,也未必能获奖。

民间文学奖热闹也无可厚非,权威的文学奖多了,可以对茅奖、鲁奖等奖项形成补充,打开时间差,或许能让一些作品避免成为最高奖的遗珠。但能发挥此功能的奖项也是寥寥。更多纷纷攘攘的文学奖们,制造了太多质疑、不满甚至闹剧。路遥文学奖不顾作家后人的激烈反对而强行设立,成了强扭的瓜,也成为当年文坛闹剧;更有文学奖被爆出“跑奖”丑闻;即便是文学最高奖茅奖,也是在不断的质疑声中,不断地修改评奖条例以保持其权威性。那么那些连评奖条例都没有便以名人冠名的文学奖,怎么评选呢?一个大奖只有一个评委给作家“分果果”的事情,也不是没有报道。

文学奖应该是刺激文学创作,为提高文学整体质量搭一把手,但当下文学奖自身的“戏”太多:一些奖项各立山头却不各唱其调,选来选去仍是那几位作家,没有破釜沉舟做挖新人的“伯乐”勇气;有的奖也没有勇断其臂承认好作难寻的骨气,奖项颁出来大跌眼镜,获奖的不少,真正被大众认可的好

作品没有,给文坛制造一些虚假现象;也有奖项变成了小圈子的自嗨,让神圣的文学遭遇侵害。文学奖逐名还逐利,有的奖励辄百万奖金,去年就出现了文坛“最贵”文学奖,100万元的金额,引发热闹的议论,将一项褒奖文学价值的评选活动,硬生生扭转为一场资本秀。

有一个更终极问题:中国文学的繁荣,最终要依靠文学奖的繁荣吗?肯定不是。文学奖最终不过是锦上添花,而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,也有其自身需解决的本质问题,它依赖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也需作家群体消除浮躁,摒弃逐利心理,修炼内功。那些多余的、拥挤杂乱的文学奖,真的对当下文学的寂寞于事无补。

作家刘震云也认为:“评奖泛滥,造成奖项贬值,最终是对文学奖的整体损害,让中国作家背负沉重的‘名分负担’。”流芳百世的是文学作品,而不是奖项。对真正的好作家来说,有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。村上春树就说,文学奖恐怕正是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,以及权威一方“颁奖给你啦,速来领取”式的“自上而下的视线”,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,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。所以说,那些以文学奖作秀的人们,醒醒吧,别给文学添乱了。

【短史记】

叫了这么多年的“马踏飞燕”居然错了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

说起“马踏飞燕”,可谓妇孺皆知,这只出土于甘肃武威的铜奔马,如今已成为中国的旅游标志。最近,一则“马踏飞燕”更名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,这则消息称,“马踏飞燕”其实是大家对铜奔马的一种误读,这件青铜器真正的名字是“马超龙雀”,而且这个名字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那么,是谁为铜奔马取名“马踏飞燕”?这只铜奔马是被称为“天马”的“汗血宝马”还是被称为“天驹”的“神马”?还有,马蹄下面的那只“龙雀”究竟是什么动物,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“马踏飞燕”的名字是怎么来的

最早将铜奔马命名为“马踏飞燕”的人是郭沫若。

这个故事还要从1969年讲起。

这一年的10月,甘肃省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的社员在挖地道时,从当地一处名叫雷台的封土下面发现古墓。消息传出,甘肃省博物馆立即组织一支考古队,会同武威县文化馆,对该古墓进行发掘。

考古队员发现,这是一座汉朝古墓,空间很大,里面排列着整齐的铜人、铜车、铜马等,其中就有中国旅游标志文物原型“铜奔马”。

这件青铜器,重7.15公斤,高34.5厘米,长45厘米,宽13厘米,马头顶花缨微扬,昂首扬尾,尾打飘结,三足腾空,右后足脚踏一飞燕,飞燕展翅,惊愕回首。考古报告中称,这是一件“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”。1970年8月,“铜奔马”运送到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修复、处理和保护。

两年后,著名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陪外宾参观甘肃省博物馆,看到这件“天马行空”的铜奔马非常惊喜,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,甚至将它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相提并论,并留下了“四海盛赞铜奔马,人人争说金缕衣”的诗句。

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筹划“出土文物展览”,郭沫若便建议调此铜奔马参展,还亲自给这只铜奔马起名为“马踏飞燕”。

从此,铜奔马有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称。

后来,官方正式将这件文物定名为“马超龙雀”,但是由于“马踏飞燕”的名字流传太广,甚至入选了教科书,因而真名就因此湮没了。

“铜奔马”竟有四种说法

铜奔马是什么马,如今主要有四种说法。

一说是“天马”,即西域的汗血宝马。在汉武帝以前,我国主要马的品种是蒙古马,它的形象是头大,颈粗,躯长,四肢短壮,但骑行速度相对不快。这种马在与匈奴对抗的时候,机动性上非常吃亏,于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,觅得了西域的汗血马,这种马的速度非常快,跑起来就如天上的流星飞逝,故汉武帝称之为“天

马”。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体型高大,腾空飞驰,与汉武帝时从西北引进的“天马”很像。

二说是“神马”。神马又叫“天驹”,骑行神速。唐代诗人杜甫《魏将军歌》称:“星缠宝校金盘陀,夜骑天驹超天河。”“天驹”本指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,名“房”,亦称“马祖神”。

三说“紫燕骝”。骝指黑鬣、黑尾巴的紫红色骏马。梁朝简文帝诗云:“紫燕跃武,赤兔越空。”两句中赤兔指良马,紫燕亦指良马。李善注谢灵运诗云:“文帝自代还,有良马九匹,一名飞燕骝(即紫燕骝)。”铜奔马蹄踏飞燕的造型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紫燕骝。

第四说是“特勒骠”。特勒骠本是唐太宗所拥有的“六骏”之一,唐太宗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,一昼夜交战数十回合,连打了八个硬仗,建立了功绩。它与铜奔马扯上关系是因为其奔跑的姿势非常相像:一侧前后腿同时凌空腾踔,这叫“对侧步”;而常见的都是两侧前后脚同时抬起,称为“对角步”。能跑“对侧步”的马是特种良马,非常稀少,中国青藏高原的浩门、囊谦产这种马。

铜奔马所踏的鸟是“龙雀”吗

铜奔马争议最多的,是所踏的那只“鸟”到底是什么鸟?在早先流传的说法,这只鸟是燕子,郭沫若力主此论点,但不少学者认为,这只“鸟”不是燕子,尾部没有分叉。

还有一种说法,说这种“鸟”是燕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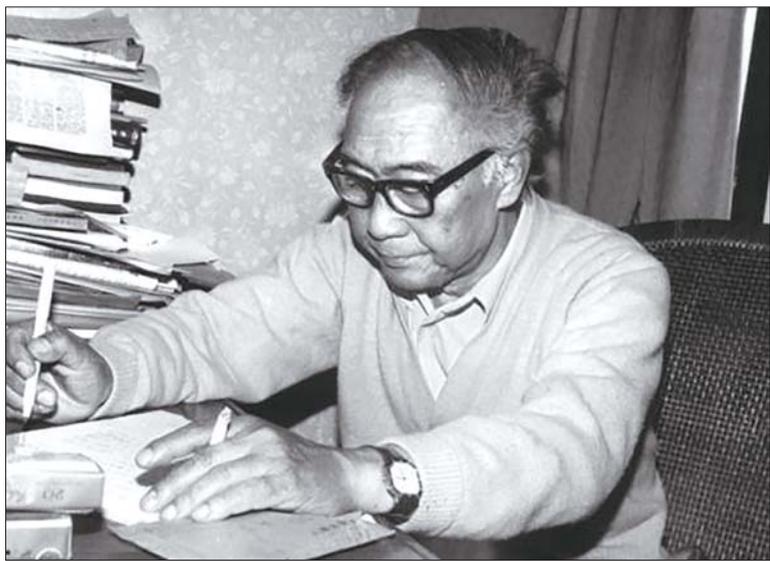
燕隼是一种飞翔能力极强的猛禽,在铜奔马出土地甘肃及青海一带十分常见。燕隼俗称“青条子”,还有“土鹞”、“儿隼”、“蚂蚱鹰”等叫法,其体型大小如鸽,形似雨燕,飞行迅速,常在空中捕食昆虫和家燕、云雀这类小飞鸟,所以有学者认为,“马踏飞燕”应改叫“马踏飞隼”才对。

此外,还有“乌鸦”说,这些学者是从浙江龙游石窟中的“天马行空”图中找到的灵感:“天马”前蹄正好在“鸟”背上方,好像在追赶着乌鸦。而雷台出土的铜奔马蹄正好踏在乌鸦背上,表示已经超越或逮住了乌鸦,遂又多了一个“天马逮鸟”的叫法。

这些说法,如今都被学界所否定,正确的说法是铜奔马所踏的那只“鸟”应当是龙雀。

龙雀是传说中的生物,凤凰的一种。它不像凤凰绚烂,但是凤凰中最凶猛的。幼年时代像普通的水鸟,成年后展开铺天盖地的黑翼,日月星辰都被遮蔽,一旦起飞再不落下,是种极其凶猛又孤独的鸟。

人所共知,要表现一匹日行千里的良马神速,十分不容易。然而铜奔马的设计师却能独运匠心,大胆夸张地进行巧妙构思,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龙雀。这样一来,以龙雀衬马,让龙雀与奔马的速度有目共睹,使奔马的动势凝固在一个静止的空间,十分绝妙。



汪曾祺的热度烧到文学奖的设立上,目前以汪曾祺命名的文学奖已有两个。